

《英语的秘密家谱：英语帝国的源起与兴盛》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6年12月01日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胶订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29111120

编辑推荐

学好英语 了解英语

如果你不曾读过英语的历史，你也就：

- A) 无从得知英语强盛的秘密；
- B) 错失了英语蕴含的丰沛意象与历史记忆。

翻开英语的家谱，你会惊讶于英语的瓜瓞绵绵。全世界人民都在依照自己的使用习惯改写这种语言，因此我们有了Spangish（西班牙英语）、Singlish（新加坡英语）、Inglish（印度英语）、Chinglish（中式英语）……然而真正称得上琳琅满目、多彩多姿的，却是英语的“列祖列宗”：盎格鲁-萨克逊语、拉丁语、诺曼法语、古挪威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汉语、梵文，所有你想得到的语种，几乎都曾为英语“注入”过一点什么。这锅由全球350种语言混合而成的大杂烩，如今正在世上所有角落飘香。

内容简介

《英语的秘密家谱》带领读者由“借字”窥见英国的历史，及其他文化与之发生擦撞或者共生共荣的痕迹，探讨英语如何由罗马帝国边陲的番邦土语，演变成走向21世纪的世界语言。

英语不仅从各种语言中借来字汇，也借走文字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涵。法国食不厌精的饮食文化、意大利的艺术成就、德国人在哲学思想上的探问、斯堪地纳维亚人卓越的航海技巧等等。

如今，英语融入了独特的价值观和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当今世上最丰富的语言，它可谓是最能满足人类的智识需求、最能全面描绘人类经验的语言。本书能让读者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英语，对英语专业的学生及对英语感兴趣的读者都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

作者简介

作者亨利·希金斯(Henry Hitchings)，英国人，是语言和文化历史评论家，著有《约翰逊

的字典》、《真的不用读完一本书》，同时也是《卫报》《金融时报》《新政治家》等报章杂志的撰稿人

目录

1. Ensemble 合奏
2. Invade 入侵
3. Saffron 番红花
4. Volume 书册
5. Bravado 勇气
6. Genius 禀赋
7. Powwow 巫医
8. Bonsai 盆栽
9. Onslaught 猛攻
10. Connoisseur 鉴赏者
11. Teapot 茶壶 |
12. Blizzard 大风雪
13. Ethos 民族精神
14. Voodoo 巫毒

2. Invade 入侵

4. Volume 书册

6. Genius 禀赋

8. Bonsai 盆栽

10. Connoisseur 鉴赏者

12. Blizzard 大风雪

14. Voodoo 巫毒

16. Shabash 好！

[显示全部信息](#)

语言的世界观

英语其实是被引进英国的，日后的美国也是如此。这类混种语言（尤其是字汇方面，包含的语言足足超过350种）的历史，也刻画了英语人士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英语如何不断求知求新，也可以看

人都需要沟通，这点毋庸置疑。语言能拉近我们的距离，也能让我们形同陌路。虽说沟通不一定要靠语言，但语言仍是我们最灵活的沟通工具。字汇虽然并不完美，却比肢体语言来得长久。人类能用语言表达自我，我们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却很少想过语言的起源或者语言所拥有的力量。

我们可能会不时忽然想到，究竟walnut（胡桃）跟wall（墙）有什么关系？crayfish（淡水螯虾）又不是fish（鱼），为什么字尾会有fish？事实上，walnut这个字是古英语walhnutu的现代变形，字面意思是“外国的坚果”，胡桃原本主要生长在意大利，传入北欧后便称为“外国的”，以有别于当地的hazelnut（榛子）。至于crayfish，则是古法语crevice（淡水甲壳纲动物）的变体，其字源是德语的crebiz，今日的法语则称为é crevisse。字尾的fish是误听的结果。重点是：其实我们很少思考自己为什么这样说话，我们和其他说着相同语言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语言的传承演变，能向我们吐露先人的哪些事情？又，语言究竟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许我们该思考一下。

语言是一种社交能量，而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关键也就在于语言表达能力。人无法跑得像猎豹那么快、长得没公牛那么壮，也不像细菌一样能适应各种环境，但人脑有制造和处理语言的能力，也能进行抽象思考。虽然蜜蜂能用舞蹈告诉其他同类食物的所在，绿猴的叫声能传递复杂的讯号，而雀类能够唱出多达13种的曲调，但动物的沟通系统终究能力有限，唯独人类拥有“开放式”的语言机制，能发出近乎无数种声音组合。大约在8万到15万年前，我们就拥有了语言，能够分享各种想法、在群体内或者跟不同群体沟通、挑起（或避免）战争、求偶及寻找伴侣，语言也使我们能够制造出各种被称为“工具”的物品。

研究语言就象是在挖掘人类经验，文字中带有过去各种梦想和苦痛的化石。如果正在阅读本书的你，读的是英文原文，那么你我不仅共享同一种语言，也传承了同样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因为我们共享的语言中留有许多前人使用的历史痕迹。即使我们的处世态度多有不同，仍同样受到英语特有的表达模式影响，此外还有格言、俗话、行话及俚语等。当我们看到字汇时，我们会有同样的熟悉感。语言使人类产生各种社群与团结意识，但也造成种种分化和争执。虽说这些都有可能只是出于错觉或想象，却仍深刻地影响人类的行为。

到英语这种清教徒所谓的“我们的”语言，如何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改变形貌。人都需要沟通，这点毋庸置疑。语言能拉近我们的距离，也能让我们形同陌路。虽说沟通不一定要靠语言，但语言仍是我们最灵活的沟通工具。字汇虽然并不完美，却比肢体语言来得长久。人类能用语言表达自我，我们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却很少想过语言的起源或者语言所拥有的力量。我们可能会不时忽然想到，究竟walnut（胡桃）跟wall（墙）有什么关系？crayfish（淡水螯虾）又不是fish（鱼），为什么字尾会有fish？事实上，walnut这个字是古英语walhnutu的现代变形，字面意思是“外国的坚果”，胡桃原本

主要生长在意大利，传入北欧后便称为“外国的”，以有别于当地的 hazelnut（榛子）。至于 crayfish，则是古法语 crevice（淡水甲壳纲动物）的变体，其字源是德语的 crebiz，今日的法语则称为 é crevisse。字尾的 fish 是误听的结果。重点是：其实我们很少思考自己为什么这样说话，我们和其他说着相同语言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语言的传承演变，能向我们吐露先人的哪些事情？又，语言究竟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许我们该思考一下。语言是一种社交能量，而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关键也就在于语言表达能力。人无法跑得像猎豹那么快、长得没公牛那么壮，也不像细菌一样能适应各种环境，但人脑有制造和处理语言的能力，也能进行抽象思考。虽然蜜蜂能用舞蹈告诉其他同类食物的所在，绿猴的叫声能传递复杂的讯号，而雀类能够唱出多达13种的曲调，但动物的沟通系统终究能力有限，唯独人类拥有“开放式”的语言机制，能发出近乎无数种声音组合。大约在8万到15万年前，我们就拥有了语言，能够分享各种想法、在群体内或者跟不同群体沟通、挑起（或避免）战争、求偶及寻找伴侣，语言也使我们能够制造出各种被称为“工具”的物品。

文字就像目击证人。乔治·史坦纳曾说：“我们用到某个字的时候，其实是激起了这个字的一切历史。”只要有新的领域浮现，其新奇感就会反映在语言中。想必人人都有这种经验：查英文字典的时候，发现某个字是源自某种异国语言。多数语言并不会会有这种情形，象是阿拉伯语或匈牙利语，绝大多数字汇都能追溯到自身的古老传统（尽管现在已显得有些枯竭），而不是来自其他仍存活的语言。英语，可说是各种语言最不寻常的交会之处。正因如此，有些人会认为英语有些“淫乱”，爱跟其他语言勾三搭四

。虽然这个比喻颇为贴切，但需要稍加修正：我们可以说英语十分“开放”（或说“随和”），却不能说是来者不拒。英语之所以多方向外探求，其实是出于自信，而非不安全感。在某种层面上，英语的确是爱勾三搭四：为了让自己张开双手拥抱迎接入侵或融合，必须很清楚自己会得到什么回报，英文的殷勤好客并不尽然出于善意。了解我们语言的字汇由何而来，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这分理解虽能赋予人活力，却也带来不安的感受，因为这会使我们想起一些动荡、残暴与狠心剥削的过去。英语最初是由于异族入侵而被迫吸收外来字汇，如拉丁语、古挪威语和法语。但在往后的旅程中，英语逆转了这个方向，迫使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接受英语。并非英语本身有什么特质值得学习，而是种种政治事件让英语变得实用，且非用不可。英语的历史就是相会的历史，影响深远的、有利可图的和暴力相向的相会。对于熟悉英语的人士而言，这语言有种鍊金术般的魔力，足以改变与之相交的所有东西。每一个新字的产生，其实都是解决了某个问题、满足某种智识或经验上的需求。这样的需求往往十分明显，但有时人们却视而不见，或只带来隐约的感觉，一直要等到缺口补上了，才让人惊觉原来有这个缺口的存在。

我们都曾为碰到新字而感到头痛。我本可以说“看到”或“听到”新字，但这个“碰”字自有其意涵：初遇新字，就象是发生了一场碰撞。第一次看到 chutzpah（英勇无畏）这个来自意第绪语的字时，你有什么感觉？初次邂逅 aficionado（……迷）时又如何？这个字在西班牙文中原指斗牛迷。你可能会感到迷惑，这真的是个字吗？然后问道：这个字的存在，究竟代表了什么？接下来，就是开始使用这个字。

美国散文家爱默生曾说“语言是历史的档案柜”。语言出现新的字汇，可能代表新的政治运动、最新发现，或是某种意见、看法的大幅修正。在语言中发现创新，会给人一种印象：这个社会在实务、智识、社交及美学上需要改变。我们的喜好、需求、憎恶或焦

虑的改变，都会反映在所用的字汇中。一旦某个字所指称的对象消失，或是大幅改变，字本身也会因过时而遭淘汰。许多外来语如今都已消失，但有一些仍会卷土重来。

在“新”字中，只有极少数是全新创造，大多是借字、复合字、现有字汇的结合，或是旧字新义。一个字根只要加上字首字尾，就能延伸出许多字汇。我们渴望加快生活步调，这也导致新的缩写字不断出现。新字甚至可以藉由转换词性产生，象是executive（管理的；经理），在演变出名词用法前的150年间只作形容词用。此外，我们也很清楚字汇如何出现延伸字义：字汇会在我们日复一日的使用中变得强大，甚至如空气般无形但又无所不在。使用者的误解（不论有心或无意）也可能产生新字。

套句维根斯坦的话，语言为我们的世界画出边界。许多读者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去国外度假除了会看到一些喜欢或厌恶的事物，也会燃起一些新热情，开始欣赏一些新口味，还能学到一些新词，让那些新见闻在脑中活灵活现。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在1589冬季前往奥斯陆迎娶新娘，并带回名为skol（斯科尔）的酒。之后不到半世纪，英格兰人与瑞典人在三十年战争中并肩作战，于是学到了plunder（掠夺），而这个字又是瑞典人从德国盟友那里学来的。后来英国在内战期间广泛使用这个字，主要用来描述贪婪的保皇党军队。

我曾经多次提到“借字”这个词，但其实讲“借”并不见得恰当，因为出借这些字的语言仍保有这些字汇。外来语传入英语后，可能会有一段试用期，也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受到批评，或是令人望而生畏，但不论如何，并没有把字汇“还回去”这种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借字在新的语言环境里站稳脚步？大多数新词都只能享有一时的光彩，然后就逐渐褪色。真正能留存下来的，必定是实用、能解决沉痾，而且已广为流传的字词。此外，这个字应该要易于使用，至少不能复杂得让人发怒。我个人虽然很喜欢pin pilinpauxa这个字，这是巴斯克语的“蝴蝶”，但我可能得花上很大的工夫，才能说服别人这个字是实用的。

而在今日，语言数量正逐渐消减，我们更应珍惜语言的多样性，就像珍惜人类多样的兴趣、能力和传统。不同语言拥有各自的创意潜能，也以独特观点理解世界，并具体呈现其使用者的文化及历史，赐予其子民力量：这就是文明的四肢。各种语言盛开的繁花是如此灿烂，只能说单一语言的人即使再世故，也无法全然领会。不同文化会以微妙的方式相互影响，语言帝国间或许会和彼此决裂，但将仍藕断丝连。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